

四
六
叢
話

序

余齊年友烏程松友孫公輯四六叢話三十三卷選二

卷騷一卷試二卷別功召冊四卷表三卷章疏一卷啟

二卷頌三卷書三卷碑誌三卷判一卷序記論各一卷

銘一卷贊一卷檄露布一卷雜文一卷談諧總

論一卷作家五卷刻取潘暢是數十年始成蓋自宋王

性一卷書數百卷後漢書四卷作沃焦歸墟矣四六文

競尚六朝體凡數變惟陸宣公擅厥朗暢暨乎歐蘇文

質兼勝殆稱絕軌然論者必宗徐庾詞繁意晦見嗤輕

薄或恥雕蟲遂使奇偶自然跡別涇渭則毛舉皮傳之

見非允論也唐初四傑特推子安萬古江流杜陵頽首
乃華蓋太甲一行未詳紫電青霜新都偶拾雖云佚闕
抑亦文勝矣夫文貴內心藻飾居次隸事比屬銖兩不
爽兼以氣盛物浮金石和叶蔚成體製居然手筆跼步
儉腹敢曰克勝又若吃吃語重參伍錯見則自古在昔
之句吉日辰良之辭幾同口實曷以意愜松友上溯選
騷下迄宋元蒼摺百家標舉一是其言曰用辭不如用
筆用筆不如用意匪第爲儷體說法凡抽思弄翰者悉
受範焉竊嘗譬諸畫師界畫分剏必工書家真楷九宮
爲最以視解衣槃礴龍跳虎臥難易不分工力相亞倘

必強作軒輊斯僞也已時余采風江上松友適分守鳩
江山是編屬爲校定長夏藉以消暑茲將于役皖山因
綴所見以質之他日剗厠旣成固燕許所共賞者也乾
隆庚戌秋七月錫山秦潮跋

後序

昔考工有言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
齊偕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夫陽奇故虞廷
采色臣鄰施其瓌火文玉壽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
文尚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穢穢文之與質從可分矣
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無非體要之辭禮
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於文言邱明振藻於
簡策莫不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於命成潤色禮舉多
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
羊虎豹翻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也周

末諸子奮興百家竝驚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善惡
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
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橫極於戰國春
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蹤是爲史家重於序事
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
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
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驚采絕豔故聖經
賢傳六藝於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咸歸罔範矣洎夫
賈生枚叔竝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
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文賦諸

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麗字故雕
蟲繡梘擬經者雖改脩塗月露風雲變本者妄執笑柄
也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
靈珠享千金於荆玉至於三張二陸太冲景純之徒派
雖弱於當塗音尚聞夫正始焉交通希範并具才思彥
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雜以
咸韶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采於江南子
山遷聲於河北昭明勅選六代範此規模彥和著書千
古傳茲科律迄於陳隋極傷靡敝天監大業之間亦斯
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竝駕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

庚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會昌一品
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竝揆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
公翰苑之集篤摯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
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斯稱
極致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恆
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
錦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篋業呈其樸鑿南渡以
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竝號高文
雖新格別成而古意寢失元之袁揭冕弁一世則又揚
南宋餘波非復三唐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

以對待曜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穀而皆雙錦百兩
而名匹明堂斧藻視畫績以成文階卮笙鏞聽鏗鉉而
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
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
稱古綜其議論之作竝升荀孟之堂核其敘事之辭獨
步馬班之室捫目妄譏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疎實沿
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賦
文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製評隲
才華豈知古調已遙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眞
氏之宗矣我

師烏程孫司馬職參書鳳心擅雕龍綜覽萬篇博稽千
古文人之能事已攬其全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祕王銍
選話惟紀兩宋謝伋談塵略有萬言雖創體裁未臻美
備況夫學如滄海必沿委以討原詞比鄧林在揣本而
達末百家之雜編別集盡得遺珠

七閣之祕笈奇書更吹藜火凡此評文之語勒成講藝之
書四駢六儷觀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且體分
十八已括蕭劉序首二篇特標騷選比青麗白卿雲增
繡黼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遏笙簧之響使非胸羅萬卷
安能具此襟期卽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也

元才

園陋質心好麗文幸得

師承側聞緒論妄執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而千里固
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河而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懸日
月而不刊者矣乾隆五十三年受業儀徵阮元謹序

四六之文世謂創自六朝非篤論也易大傳曰坤爲文
坤偶象也文之有偶其卽坤之取象乎在書滿招損謙
受益在詩觀閔旣多受侮不少諸如此類謂非四六之
濫觴耶雕龍所引孔子繫易四德句句相銜龍虎字字
相儷乾坤易簡宛轉相承日月往來隔行懸合凡後世
駢體對法莫不悉肇於斯在漢鄒陽谷永爲文多用俳
偶而齊梁踵事增華遂成一體要亦造化自然之文章
因時而顯有非人力所能與者俗儒執韓子文起八代
之衰遂謂四六不逮古遠甚不知國家制策表箋有必
不能廢此體者卽如柳歐蘇王文與韓埒其集中四六

典麗雄偉何嘗不與古文竝傳甚矣夏蟲不足以語冰也第四六之興不一代矣四六之作又不一體矣自來選者或合一代之作或聚一體之文從未有體裁悉備提要鉤元集諸家之論說而成四六之大觀者此孫夫子四六叢話所由作也 夫子爲世名宿鄉會制義久傳播士林而尤邃於古學自爲中翰以迄分守鳩江雖嚴寒酷暑手執一編偶有所得卽振筆書之嘗謂 杲曰予於此書數十年心血矣 杲性魯鈍而記誦復善忘童時讀經傳外專攻舉業及從畏菴先伯祖遊又時聞同鄉趙易門前輩緒論亦略涉四六之藩籬今年夏

夫子取叢話重加校正將以壽世果喜是書之必傳也因追述向日師友之提命約略數條妄書於後卽以就正 夫子竝質宇內之畱心四六者乾隆己酉孟秋月受業休寧程杲謹識

四六盛於六朝庾徐推爲首出其時法律尙疏精華特渾譬諸漢京之文盛唐之詩元氣瀰淪有非後世所能造其域者唐興以來體備法嚴然格亦未免少降矣前如燕許稱大手筆嗣如王楊盧駱稱四傑今卽其集博覽之所以擅名一代者不尙可尋其緒乎宋自廬陵眉山以散行之氣運對偶之文在駢體中

另出機杼而組織經傳陶冶成句實足跨越前人要
之兩端不容偏廢也由唐以前可以徵學殖由宋以
後可以見才思苟兼綜而有得焉自克樹幟於文壇
四六主對對不可以不工雕龍所論言對事對反對
正對盡之矣至謂言對易事對難反對優正對劣其
所謂難者若古二十四考中書三十六年宰輔秦塞
重關一百二漢室離宮三十六之類比事皆成絕對
故難也近時繙類書舉故事往往一意衍至數十句
不惟難者不見其難亦且劣者彌形其劣 孫夫子
於總論篇中有以意爲主之說學駢體者不可無別

裁之識

按四六對法一句相對者爲單對兩句相對者爲偶對一篇中須以單偶參用方見流宕之致更有長偶對若蘇軾乞常州居住表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盛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之類是也反對正對之外有借對若駱賓王冒雨尋菊序白帝徂秋黃金勝友之類是也有巧對若賓王上司列太常啟搏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逸焉難託之類是也有虛實對若柳宗元爲裴中丞

賀東平表愧無橫草之功坐見覆孟之秦之類是也
有流水對若歐陽修謝賜漢書表惟漢室上繼三代
之盛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之類是也有各句自對
若王勃滕王閣序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
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之類是也要使百鍊千錘句
斟字酌閱之有璧合珠聯之采讀之有敲金戛玉之
聲乃爲能手

四六中以言對者惟宋人採用經傳子史成句爲最
上乘卽元明諸名公表啟亦多尙此體非胸有卷軸
不能取之左右逢原也以事對者尙典切忌冗雜尙

清新忌陳腐否則陳陳相因移此儷彼但記數十篇
通套文字便可取用不窮況每類皆有熟爛故事俗
筆伸紙便爾擣摺令人對之欲嘔然又非必舍康莊
而求僻遠也要在運筆有法或融其字面或易其稱
名或巧其屬對則舊者新之頓覺別開壁壘莊子所
云腐臭化爲神奇也

四六序事之法有挨序格若一事自始至終一人自
少至老遞詳其實是也有類序格若德行文章勳業
以及世望後裔各標其目是也有分序格若雙壽之
夫妻聯芳之兄弟以及累葉親賢同堂友哲各揚其

美是也有合序格若前項諸類而以錯綜分配舉之是也其篇法有直起直收格有前冒後束格有分柱提應格其變更有整散相間格要之格雖殊塗而鍊意鍊詞悉歸一律至於通篇句法平仄相銜與律詩律賦同體唐以前不盡然者法未備也唐以後間有不然者如律詩中之拗句也不得沿以爲例偶對上下句一事相承或有各用故事者必須意義聯貫不得長限貽譏他若論事則頌不忘規贊人則儼必於倫立言體裁尤以獻諛爲戒凡此數條皆愚人之所得原不敢見笑方家今因叢話妄呈簡末世之讀

孫夫子是書者必以果爲弄斧於大匠之門矣

自序

竊惟芍藥調芳侯鯖最美蘭茗鋪縟戲翠彌鮮玉樹青
蔥以羅生而擢秀雲榼啟香乃叢倚而呈材五都則瓌
寶盈眸九奏則鏗鏘動魄覽女牀而識異鳳舞鸞歌夢
閨闔其如迷門千戶萬緯蕭狎浪難尋驪領之珠按樂
披圖莫辨霓裳之序塵埃野馬鼓生物以含和春草雞
翹分天章而奪麗是以通才名世哲士知言沿源委而
轉益多師無問津者貽話言而流傳滋永克紬繹之且
夫體包衆善誰窺作者之心道重三端孰竝文人之舌
說劍侈鍔鐔之旨斲輪恣椎鑿之談枕籍論衡九工名

理瀾翻世說更善清言若乃馳驟詞場佃漁藝苑杜陵
尊酒摩詰杯茗志林緣瓊海之遊筆記自玉堂之直迂
夫漫叟亦有篇題攬轡歸田非無著錄嫣然一笑託微
意於美人穆如清風徹中聲於羣雅春雲作態長憶水
曹良玉生烟獨傳表聖宛陵翁之詩格繡譜金針滄浪
子之宗風鏡花水月總龜已拾其彩翠茗漁更擷其蘅
蕪夫四六者詞賦之菁英文章之鼓吹也碌碌非匿瑕
之質纍纍多復貫之姿驗始平之銅音參秬黍拭華陰
之土艷發芙蓉墨數升以淋漓卷五千而撐拄相推相
衍遞出新奇一咏一吟都成故實潮回胥母不無取於

雄豪琴奏雍門更欲竊夫幽渺偏傍刊誤寫漆簡以經
三臬窈開蒙讀南華於第二量才情於十倍較長短於
一分蒸成菌以非虛獺祭魚而不有六銖無縫幾許裁
成九曲穿珍一回拈出宿窳而芳苞盈掬玲瓏則獨繭
抽絲然而蒼萃斯難檢尋未易謝景思麤成卷軸空復
犀揮王性之微得端倪何能貂續梅爰自垂髫卽思染
翰曾是學焉相近敢云寸有所長

先大父潛村府君手付縹緗家傳矩矱及寄蹤襄國坦
腹清河外舅寶田先生亦往往折衷時時發篋兩度

翠華獻賦十年青瑣趨

朝和聲乏鳴

盛之才珥筆踵羣公之後已丑座主爲嘉定曹習菴先生蓋代龍門沿聞麟閣辱品題於月旦與攷訂于丹鉛自佐郡江城于役都下每復從容請益邂逅開襟謂古來駢儷之文多前輩陽秋之論妄欲做本事之體成一家之言先生如月印川固無隱爾若金在冶屢歎起予盡繙插架之籤俾繼焚膏之晷竝期重見爲敘三都梅感知已於寸心憶前言之在耳三餘罔輟六稔相仍寒暑乖違音塵契濶而先生乘輶南海撤瑟秋風問舊館其荒涼求遺文而零落當削橐方新之際已宿草

沾灑之餘就正無因惻悵自失蘇長公湖山獨往慨六一之云亡蔡九峯書傳旣成屬考亭之下世所冀層淵
沸聞歌而尚赴心期一辨氤氲展卷而若存寤寐云爾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七月上浣烏程孫梅序

男曾美校刊
姪四美校刊

四六叢話凡例

一四六之名何自昉乎古人有韻謂之文無韻謂之筆
梁時沈詩任筆劉氏三筆六詩是也駢儷肇自魏晉
厥後有齊梁體宮體徐庾體工綺遞增猶未以四六
名也唐重文選學宋目爲詞學而章奏之學則令狐
楚以授義山別爲專門今攷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
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又在其前
辭學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讀大約始於制誥浴
及表啟也

一陸機文賦區分十體魏晉前其流未廣西山真氏以

四體撰文章正宗亦僅挈其綱若乃辨體正名條分
縷析則文選序及文心雕龍所列俱不下四十而雕
龍以對問七發連珠三者入於雜文雖創例亦其宜
也唐設宏詞科試目有十二體則皆應用之文今自
選騷外分合之爲體十八亦就援引考據所及而存
之其章疏與表分而爲二者以宣公奏議之類不可
入表故也碑誌與銘分爲二者碑用者廣誌專納墓
而銘則遇物能名各有攸當其餘悉入雜文又列談
諧皆雕龍例也

一選實騁儷之洲府騷乃詞賦之羽翼杜少陵云熟精

文選理王孝伯云熟讀離騷便成名士是知六朝唐人詞筆迴絕者無不以選騷爲命脈也是編以二者建爲篇首欲志今體者探本窮源旁搜遠紹之意

一文選楚詞及賦三種專門名家不下數十百種寒家藏書鮮少無由徧窺管見淺渺挂漏多矣第就所見纂存其間攷訂發明亦復粲然可觀以云舉隅豈存見少

一各體文有正史內載全篇者並不錄以是編取諸叢話非選集也其說部內間值全篇則錄之以徵逸也
一凡一條內涉數體者不復分析亦更不重見亦有互

見者其文義稍殊則竝存之

一作家姓氏爵里稍引史傳附以論斷見知人論世之義文選楚詞及賦家俱以尤著者載於篇唐宋元四六家尤多亦不備載惟大作手有專集存者罔遺焉餘則各附本條下不重見失攷者闕之

一四六至南宋之末菁華已竭元朝作者寥寥僅沿餘波至明代經義興而聲偶不講其時所用書啟表聯多門面習套無復作家風韻

聖朝文治聿興己未丙辰兩舉大科秀才詞賢先後輩出迴

越前古而擅四六之長者自彭羨門尤悔菴陳迦陵

諸先生後迄今指不勝屈但各家俱有專集而膾炙
映詞激揚緒論若侯芭桓譚之流猶有待焉且蒙管
見不多尤虞遺漏故此編所錄姑就宋元以往聊備
遺忘餘俟續輯庶爲大觀

一、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書於前代文集存佚評鑒無不
詳備集千古之大成樹藝林之標準是編於作家諸
卷謹悉恭錄蓋蠡測龜飲之義取資無盡云至近人
著述並不登入以是編所錄作家訖於宋元故也

四六叢話目錄

卷一

選一

卷二

選一

卷三

騷二

卷四

賦三

卷五

賦三

卷六

制勅詔冊四

卷七

制勅詔冊四

卷八

制勅詔冊四

卷九

制勅詔冊四

卷十

表五

卷十一

表五

卷十二

表五

卷十三

章疏六

卷十四

啟七

卷十五

啟七

卷十六

頌八

卷十七

書九

卷十八

碑誌十

卷十九

判十一

卷二十

序十二

卷二十一

記十三

卷二十二

論十四

卷二十三

銘箴贊十五

卷二十四

檄露布十六

卷二十五

祭誄十七

卷二十六

雜文十八

卷二十七

談諧十九

卷二十八

總論二十

卷二十九

作家一

文選家

作家二

楚詞家

卷三十

作家三

賦家

卷三十一

作家四

三國六朝諸家

卷三十二

作家五

唐四六諸家

卷三十三

作家六

宋四六諸家

作家七

元四六諸家

四六叢話卷一

烏程 孫梅 輯

選一

文之爲言合天人以炳耀選之爲道從精義以入
神選而不文非他山之瑜瑾文而非選豈麗製之
淵林若乃懸衡百代揚權羣言進退師於一心總
持及乎千載吾於昭明氏見之矣夫一言以知駸
蔑知人難矣未若知言之難也後世必有子雲知
言難矣未若知文之尤難也更二難以課最包載
籍以爲程著述以來僅有斯作夫陶冶墳素者本

於學筦攝人文者係乎才南華非出僻書左史焉
知問遠少見多怪膚受淺中學不博者固未足以
論文又或識鮮通變質本下中辨鼎得質買璞誤
鼠才不高者亦無以枋選同時俊彥希望苑於青
冥千古斯文感高樓之風雨揆厥所長大體有五
曰通識五經紛綸而通釋訓詁者有爾雅諸史盼
蠶而通述紀傳者有史記選之爲書上始姬宗下
迄梁代千餘年閒藝文備矣質文升降之故風雅
正變之由雲閒日下接迹於簡編漢妾楚臣連衡
於辭翰其長一也曰博綜自昔文家尤多派別文

志表江左之盛典論詮鄰下之賢選之所收或人
登一二首或集載數十篇詩筆不必兼長淄澠不
必盡合詠懷擬古以富有爭奇元虛簡棲以單行
示貴其長二也曰辨體風水遭而斐亶作心聲發
而典要存敬禮工爲小文長卿長於典冊體之不
圖文於何有分區別類旣備之於篇溯委窮源復
辨之於序勿爲翰林主人所嗤匪供兔園冊子之
用其長三也曰伐材文字英華散在四部窺豹則
已陋祭獮則無工惟沈搏絕麗之文多左右采獲
之助王孫驛使雅故相仍天雞蹲鴟繽紛入用是

臣又爲輯注合善本爲六臣注援毛鄭蟲魚之勤
達向郭筌蹄之表固屬蕭氏之功臣抑亦百家之
肴饌此注釋家也監庫鏤板而後景文手寫之餘
發哲匠之巧心係前修之緒論丹鉛所在不可廢
也此評論家也余既有叢話之役以爲四六者應
用之文章文選者駢體之統紀選學不亡則詞宗
輩出名川三百譬穴導以先河靈芝九莖及青春
而晞露撫拾陳編建爲篇首攷金臺之遺址辨玉
樹之殊名徵騶虞之名官識擊壤之應樂談柄方
升咫聞非渺敘選第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
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
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困學紀聞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宗
謂崔寔政論列於選今考文選無此二篇皆筆誤也 同上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鵠掄文竿出比目二句
為對白閒猶黃閒也註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
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為鵬 非禽名也 同上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劉

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傅元琴賦曰馬融覃思於止
息明古有此曲韓臯謂嵇康爲是曲當晉魏之際以魏
文武大臣敗散於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今以
選注考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魏揚州刺史治
壽春亦非廣陵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
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之說非矣同上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爲誤

若璫案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韻瓊玉

名皆不與 同上

說文同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
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同上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案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同上

案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有說齋集

周公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

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卽九紀也

同上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鑿注云魯莊
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
佛從右脅墜地卽行七步案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
卯夜恆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
杜氏以長曆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考之夜
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
者傳會爲此說

同上

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詞爲江左高文丞相以爲知言

筆記

李榕非善論文章常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

冷齋夜話

嘗觀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曰乘鸞翫鼉同眾共羅劉淵林注云鸞形似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解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嘗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鸞

游宦紀聞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師其辭

困學紀聞

陸士龍荅張士然詩通浹激枉渚五臣注枉渚是今曲

池之義楚辭九章云發枉渚又小灣曰枉渚郭璞江賦
曰因岐成渚注云岐山岸曲處江水漸因曲成渚此又
岐渚也 臆乘

戴安道就范宣學

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女妻焉視

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惟獨好畫范以
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
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世說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
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
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篇存之仍題

元注人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竝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遊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

折李氏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移
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
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
大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
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
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
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參校
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
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
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

云膾鯉鵬胎鰕因注詩曰庖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鼈爲庖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啟云寒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舉舉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舉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旣入寒爲舉卽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庖寒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畱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也至有翩翻對恍惚則獨改翩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

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氏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不知犯諱豈惟矛楯而已哉

資暇集

蕭該漢書音義招搖泰壹顏以張晏注招搖泰壹皆神名該曰如淳作臯楔臯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臯搖

筆記

儲胥弩陸該引三蒼因山谷爲牛馬圍謂之陸黃圖云弩陸在上林苑外灑沈蓄呀壑瀆該按灑沈蓄而呀壑瀆兮呀或作呵呵叱問四瀆也啾啾蹒蹒入西園切神光顏曰啾啾蹒蹒騰騰貌該說啾舊亦作愁韋昭音裁臯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引埤倉啾衆聲也又引楚辭

鳴玉鸞之啾啾爲據云稽顙樹領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樹向上也該按韋本作黎顙樹領黎顙顙據地樹領領觸地也今作稽顙傳寫誤耳

同上

賈誼宋玉賦天成自然張華鶴鷄賦亦佳妙

欒城遺言

金虎二字所用張平子東京賦云始於宮隣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小人與君子爲隣堅若金惡若虎此卒以亡何敬祖詩云望舒離金虎五臣注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河圖云亡金虎喻泰居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耀金虎習質甘石星經曰是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火昴金火

相薄主兵

西溪叢語

芑華一名魚毒漁者煮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故以爲名其根曰蜀桑其華可以爲藥芑字或作杭爾雅杭魚毒郭璞解云大木生南方皮厚汁赤堪藏卵果此說誤耳其生南方用藏卵果者自別一杭木乃左思吳都賦所云緜杭椹者耳非毒魚之杭也

急就篇注

觚者學書之牘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稜也以有稜角故謂之觚班固兩都賦曰上觚稜而棲金爵

同上

東坡詩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微黃尚帶酸張嘉甫

曰盧橘何種果類荅曰枇杷是矣又問何以驗之荅曰
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棗枇杷燃柿亭
柰厚朴盧橘果枇杷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
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之何也
坡笑曰意不欲耳

冷齋夜話

齊斧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齋戒入廟受斧故云
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齋斧服虔注云易喪其資
斧張晏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
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
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齊

西溪叢語

潘岳秋興賦云斑鬢彪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五臣
注云彪髮下垂貌說文云白黑髮雜也李善注云彪作
彭音方料切同上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
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耶延
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塵闊隔千里兮
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對
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歿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

耶帝拊掌竟曰

本事詩

歷代宮室中有謔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謔門曲榭也說

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諺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夢溪筆談

司馬相如上林賦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灑滻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泰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湖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於震澤後爲北江而入於海此皆未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於海何緣入於五湖淮汝徑自徐

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非入於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 同上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籥便易持李善注謂籥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籥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籥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籥故潘岳笙賦云修籥內解餘簫外透裁以當籥者餘器多裁衆籥以成音此笛但裁一

籀五音皆具當籀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同

上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則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法言

秦漢之間所製琴品多飾以犀玉金彩故有瑤琴綠綺之號西京雜記趙后有琴名鳳凰皆用金隱起爲龍鳳古賢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賦所謂錯以犀象藉以翠綠

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是也

春渚記聞

多祗二字通用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一本多作祗余
固疑之後觀服虔解左氏傳祗見疏也云晉宋杜本祗
字皆作多又張衡西京賦云矣庖夥清酤多皇恩溥洪
德施案文選西京賦作清酤穀注廣雅曰多也此卽引爲多字恐誤何晏景福殿賦曰
虬如宛虹赫如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崖任重道遠厥
庸孔多二多字如此押益知多祗二字古通用無疑

龐開評

潘岳作西征賦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不知成師所
居乃晉之曲沃耳豈不爲錯誤耶

同上

潘安仁好借聲爲韻西征賦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
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錯者鼂錯也本音
倉故切乃借爲倉各切焉 同上

司馬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注云蘭卽今澤蘭別
是一種花非蘭也此乃不曾親見妄意而言之耳此物
余鄉有之故知其言之失嵇康養生論并博物志云合
歡蠲忿萱草忘憂自古以爲二花今沈存中忘懷錄種
合歡法下注云萱草也謂合歡卽萱草存中之言誤矣
存中不獨於此誤其於蕙乃云今俗謂之鈴鈴香亦非
也蕙別是一種花黃太史謂一幹而六七花者余鄉有

之豈是鈴鈴香也

同上

沈約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皆爲文造情耳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論其實一也

歲寒堂詩話

標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栴也箋云名山高大有茂木今之梅與栴異亦非茂木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蘼薜蘿揭車蘘荷蓀若蘋茅之類自是侈詞過實與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容齋續筆

荀子仲尼之狀如蒙俱韓退之註四目爲方相兩目爲
俱楊倞註俱蒙葺子虛賦蒙公先驅慎子云毛嬙西施
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若是則
蒙俱爲二物俱音欺韻略無此字有魅字類楊倞說非
希通錄

簞竹筍其竹實中籜屬見吳都賦中筍堅大可食筵筵
筍筍筍筍竝見吳都賦吳越有之筍可食

筍譜

張平子作南都賦述南陽光武舊都也云春卵夏筍秋
韭冬菁

同上

左太沖吳都賦云苞筍抽節往往縈結注苞謂筍苞皮

抽節謂長也

同上

潘岳閒居賦云青筍紫葢按筍不過縹綠賦言青筍今是處竹萌多作青綠色非青碧色也

同上

史記黔布傳常爲軍鋒索隱云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呂延濟曰橫行不如簿鹵簿也又云鼓嚴簿孟康曰簿鹵也李善曰言擊嚴鼓簿鹵之中則是或曰簿鹵或曰簿又簿部亦通用也景德中王欽若進鹵簿記

石林燕

語

成公綏嘯賦曰旬磁勞曹卽今之膠胤勞曹字古人用

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 鼠璞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江海

賦碧玉碗銀水玻黎爲匣 誠齋雜記

比目魚一名鰈 音楊 一名鱸南越志謂之板魚亦曰左介

介亦作鮓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 北戶錄

鄭惟忠中宗朝拜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首領家蓄兵器惟忠議曰夫爲政不可驟革其習俗且蜀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事遂不行 大

唐新語

沔又東逕方山北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也故

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臯之曲漢臯卽方山之異名也

水經注

庾登之傳謝晦爲荊州刺史請爲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嘗於晦坐誦西征賦曰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

南史

建章宮東起別風闕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遠又於宮門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爲赤眉壞之西京賦云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是也

三輔舊事

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沖吳都賦云抗神

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是也赤鳥殿在縣東北五里
吳昭明宮內制度上應星宿吳都賦云崇臨海之崔嵬
飾赤鳥之煒蔚是也

建康宮殿簿

左思蜀都賦云邛竹綠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
故張九齡賦荔枝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謂
老杜亦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燕丹宮滿玉壺雲壑布
衣駘背死勞生害物翠眉須也龍眼惟閩中及南越有
之太沖自言十年作賦三都所有皆責土物之貢至於
言龍目亦不自知其失也雲壑布衣言臨武長唐羌也

涪翁雜說

橙橘屬也。根兩旁長木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黃甘橙。檇玉藻曰：君入門上介拂根。檇音太。蒨之蒨。武陵有一種小橘名檇。疑卽今之金橘。今人書堯爲橙，非是。同上

二京賦：天命不諂，曷敢以渝。

今文選作不滔。

杜預注：左傳以諂

爲疑。今劉良以諂爲善，誤矣。賦謂高祖西都關中，蓋天啟其心，人基之謀，天命在所不疑，誰敢復變。此議賦又云：超殊榛，帶飛颺。薛綜曰：帶，捎取之也。李善曰：帶，大結。切。今人作墨竹者，皆謂之帶竹。或是此字。賦又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薛綜曰：淮南子曰：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管子言：狩薛。

綜引淮南言守其義亦同然左傳謂天子守在四夷而淮南謂天下無道守在四夷語不類者蓋淮南子道家者流誇言之也

敬齋古今註

文選云乘茵步輦惟所息晏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劉良以爲後宮或行於茵或載於輦如良所說則乘茵謂行茵褥之上如應劭之說於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茵亦輦輜之屬詩文茵暢轂前漢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憑茵蓋車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

同上

左思三都賦自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

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
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又云考
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
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又自以爲所著其山川城邑
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在序如此然自今
觀之亦未能免此弊也於蜀都則云試水客艤原本作漾輕
舟娉江妃與神遊又云吹洞簫發櫂謳感鱣魚動陽侯
此與甘泉之玉樹西京之海若復何所異至於談吳都
之壯一作賦則云巨鼇鳳皇首冠靈山大鵬續翻翼若垂
天雖詞人之語詭激誇大可以理貸亦其秉筆之際遐

探雄擢偶忘己之所稱也方之盧橘之誤比目之誕豈不更甚矣乎

同上

左思吳都賦猿父哀吟獬子長嘯李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獬冶曰山海經曰獬見人則笑而賦言獬子長嘯當是常笑而作長嘯者版本錯

同上

班固兩都賦序云臯陶謨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按魯頌闕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斯乃作新廟者也而非作頌之人也班固何得以與臯陶爲配乎此雖班固之失蓋又先承揚雄之誤也法言學行篇

曰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父矣商
頌那序曰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
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吉甫固作頌者
若正考父但爲得頌之人奚斯則但爲頌中所稱之人
三人了不相關揚雄所謂常晞者爲晞何事乎此雖揚
雄之失蓋又先承太史公之誤也史記謂商頌爲正考
父所作雄旣承馬遷之誤復誤以奚斯亦爲作詩之人
也同上

揚雄傳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
從耳非失禮也在屬車閒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

御史乘之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

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

師古曰參三也麗偶也

又言屏

玉女却處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漢

書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云晝分而食夜分而寢分音

扶問反張銑曰晝分日中也夜分夜半時也分字無他

義不必發音亦不必下注

敬齋古今註

舊傳王羲之蘭亭修禊引用絲竹管絃字故不入文選

殊不知西漢張禹傳嘗用此四字矣羲之用祖此而劉

原父注亦云絲竹管絃物二等爾於文爲駢

臆乘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端著是也二典可
以爲謨馬融曰夏擊鳴球載於禹謨是也

孔氏雜說

俗所謂日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
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然則日子日時也

同上

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爲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
啟武帝之侈心君子已恥之其後揚雄倣之作劇秦美
新尤爲可恥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玉
牒眞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於
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茲
爲正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遂

一洗前作之陋爲可喜也

學齋佔畢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
先止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
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爲非是
顏師古曰司馬談爲太史令耳遷尊之爲公子謂遷與
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
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
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筆記

余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
也此言之要也

同上

古人語自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
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泣孔
某雖有意緒辭亦鈍樸矣又不及沈約云黃憲牛醫之
子叔度名動京師云

同上

世謂蘭亭不入選以絲竹管絃爲病天朗氣清不當於
春時言陵陽韓子蒼云春多氣昏是時天氣清明故可
書如杜子美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絃四字乃班孟
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尚多何特此序

耶 三柳軒雜識

文選言擔石之儲先儒謂齊人名小罌爲擔又謂江淮

之人以一石之重爲擔余竊以一石之重者爲當理談
撰

孔安國尚書序言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爲隸書
古爲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以便
讀誦近有善隸者輒自謂所書爲隸古真可笑也老學

菴筆記

顏延年作靖節徵士誄徽音遠矣誰箴予闕王荆公用
此意作別孫少述詩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子
規青出於藍者也同上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

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歷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同上

易安居士李氏趙明誠之妻晚年賦秋詞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用文選諸賦格

貴耳集

杜子美云續兒誦文選又云熟精文選理然則子美教子以文選歟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取之謬遂不復留意殊不知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

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作詩賦四
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子瞻文章
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於議論而欠宏麗故雖
揚雄亦薄之云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雄之說
淺易則有矣其文詞安可以爲艱深而非之也韓退之
文章豈減子瞻而獨推揚雄云雄死後作者不復生雄
文章豈可非哉文選中求議論則無求奇麗之文則多
矣子美不獨教子其作詩乃自文選中來大抵宏麗語
也

歲寒堂詩話

文選應休璉書注山父卽巢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

夏常居巢故曰巢父

淵泉日記

魏文帝典論謂班固小傳毅而無所取也故載其與弟書所云則其小之驗也說者以武仲下筆不休爲文章之美

出文選五臣注中張銑語

則旣非孟堅之意而又與魏文之旨

忤矣大抵謂毅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而

無所統耳

同上

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呂延濟云巾飾也周禮注云中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以爲小車非也

同上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閒情賦以爲小兒強解事閒

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強解事余以東坡爲強生

事同上

開元閒呂延祚苦愛文選以李善注解徵引載籍陷於末學述作之由未嘗措翰乃求得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再爲集注然則凡善所援理自不當參舉夷考重複者至居十七殆有數百字前後不易一語者辭剗兩費果何益乎延祚始嗤善注祇謂攪心余竊嗤延祚徒知李善之攪心而不知五臣之競擾也

同上

宋玉九辨詞云憊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
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
感之疚心遭一塗而難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
較然不侔也

容齋續筆

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爲易名然則諡之爲義
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諡爲至愚顏
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柳子厚招海賈文
曰君不返兮諡爲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惟王子淵洞
簫賦曰幸得諡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諡者
號也言得諡爲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爲諡其語可

謂奇矣

容齋三筆

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罔騶虞之珍羣歐公引
賈誼新書騶文王罔名虞虞人之官以闢之漢儒尚符
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曰龍仁獸
鳳禮獸騶虞義獸龜麟知與信獸誣罔可知騶虞爲獸
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罔則又穿鑿考
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罔
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
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歎美之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
侯於沛必招虞人騶虞竝稱於經旨無礙

鼠璞

前漢百官表少府之屬有導官掌米穀以奉至尊然學者頗疑導官之義僕考唐百官志導官令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粗考其耗損而供然漢導字下從寸唐導字下從禾今按韻略瑞禾一莖六穗謂之導恐唐以瑞禾名官也僕嘗以此問舅張文林相笑云此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耳書云導一莖六穗子包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加禾之米也後人誤以瑞禾爲導遂併官名失之可一笑也

包文選
作庖

懶真子

蘭亭序在南朝文章少其倫比或曰絲卽是絃竹卽是管今疊四字故遺之然此四字乃出張禹傳云身居大

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始知右軍有所本也且文選中出
蘭亭下者多矣此蓋昭明之誤耳

同上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謂
督勩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不引曲禮執友
稱其仁

謂督不忘卽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
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爲察非也

困學紀

開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穌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
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一曰關衡也時未
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
所底慎亦用韋說

同上

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詩才三數
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與呂長悌
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
養生難荅一篇四千餘言辨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
掘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叔遠自然好學論一首管
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元遠率根於理讀之
想見當時之風致

野客叢書

漢書載揚雄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貲于卓氏東方朔割
名於細君師古謂以因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而文選
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方朔拔劍割

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漢書又曰欲
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宛屈也固閉也而文選則
曰欲談者卷舌而同聲翰注則又曰同聲謂候衆言舉
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載則曰含聲而宛舌

同上

文選任彥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荀爽十句遠至李
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寢郎一月九遷爲丞
相日當爲月字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爲盡善按漢
書千秋爲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漢
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
蓋以此也則知千秋爲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

謂旬月者十月也豈一月九遷爲丞相哉善蓋引東觀
記之謬耳

同上

四六叢話卷一

畢